

3-018-0011

前面所說的形貌的變化，就是文章章法結構的變化，就如同我們佛經裡面的科判一樣，是文字上的變化。後面講的那些是義理的變化，你從文章結構裡面，才了解它的這個思想的體系。這個形態跟義理，它一定是相應的。這一段說的是這樁事情。

有沒有問題？需不需要再講一遍？比較深，那就再講一遍。有沒有聽懂？還有沒有問題？

這個一段，章法變化，章就是文章，我們現在講文法，就是文法上的變化。你在講台上，就是你講演技巧的變化，就說這個東西。實在講，在學佛，這個東西就是科判。佛經裡面是分三條：序、正、流通。序分裡頭又有序、正、流通，正宗裡頭也有序、正、流通，你這樣一層一層演變下來，那就是科判，就是二十二層科判。在這大經裡頭，二十二層還不夠，下面還用些別的方法來做代表字，你才看像這棵大樹一樣，枝條繁茂，這是高大陰涼，才能顯示得出來。中國文章講求就是四個基本的原則，就是起、承、轉、合，跟我們佛經裡頭序、正、流通的意思是一樣。如果把這兩個組合起來，那就更妙了！你看序、正、流通裡面，每一分裡面都有起、承、轉、合，像這科判，大段、中段、小段，它有個承，就是中段、小段，愈分愈細，每一個細目裡面都有起、承、轉、合，都有序、正、流通，然後你才曉得這個經怎麼講法。

根本，根本就是經題，以《無量壽經》來說，「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」，這個就是它的根本，從這根本上再分三個枝，這三個大枝就是序、正、流通；大枝裡頭又分小枝，那就是從科判上你就看出來了。小枝裡頭又生小枝，這個是講它的章法結構的變化

。之所以有這樣繁雜的變化，就是它裡面含攝的義理、境界無盡的深廣。義理的深廣必須要從形貌變化裡面看出來，你沒有這個文章表面有形的東西，那個義理、境界是無形的，你從哪個地方顯示出來？所以在前半段，形貌，這有形的；後半段這個儀態是無形的，無形寄託在有形裡面。因此我們如果是講演，或者是講經，先要胸有成竹，那就是儀態的變化，然後你再想怎麼樣表達出來，那就是形貌的變化，用什麼方法來表達出來。所以一部經拿到手，先要做科判。如果人家請你講演，你先要想我今天講什麼，然後想到我要怎樣講。怎樣講的時候，這就是你一定要有個綱領，要分幾段，我第一段說什麼、第二段說什麼、第三段說什麼，這第一段裡面又分做幾個小段，這就跟表解科判是一樣的道理。你懂得這個方法，你就會講話，你也會寫文章，你也能夠看得懂經文，經拿到手，知道從哪裡下手、怎麼個講法，這是這一段的大意。常定法師也講大意。這是大意。因為大意明白了，這裡面的文字就不難，文字我想大家都能看得懂。好，再看底下，從下面。

這一段也非常重要，在我們講經、講演常常用到的是引經據典。世間一些言論，從漢朝一直到清朝末年，將近兩千年的時間，都是以孔孟為標準，「折衷孔子」，以孔孟為標準，也就是說孔孟的思想支配了中國的教育宗旨兩千年。他的東西確實有它的道理，能給社會帶來安定和平。如果不是像李炳老所講的愚人誑妄，誰肯離經叛道，不可能做這個事情。佛法一定是以經論為標準，經論是佛所說的，尤其是大乘經典。所以這個也不是我們學佛的人，或者是研究佛法的人，都是以大乘經論為標準。這是說明我們引經據典，要採哪些東西，世法裡面，我們應當盡可能採孔孟學說；而佛法裡面，一定引用大小乘經論，以這個為依據。但是你所引用的，一定要與你這一次所講的這一段講演當中，那個內容要能夠配合，要能

相應。如果引用的跟所講的完全相違背的，那就錯了。所以要懂得我這一次所講的內容，引用無論是世法跟佛法，一定會相應，這個就是不違背本學。

底下講是舉比喻，比喻太重要了，比喻最好是最近的，為什麼？最近的，大家印象很深刻，提起來都知道。所以你看經典裡面，世尊舉數量之多，舉恆河沙，為什麼？他講經常常在恆河流域，恆河沙大家都見到的，一提起，哪個不曉得！就近取比喻，那就是最好的方法。如果我們講演、講經當中，遇到講這些因果、輪迴的事情，我給你們那一份資料，你們有沒有印出來？有印出來。那尤其是外國人的，中國人講，中國人迷信，外國人講科學，你看外國人的，而且是最近的，那種比喻拿出來舉個一、二條，非常恰當。尤其像報紙裡面的，雜誌裡面，常常登的，現前有地址、有時間、有姓名，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這個我們可以講經的法師常常蒐集這些資料，或者同修他們發現有這資料，提供給你，你把它貼在一個筆記本裡頭，常常引用這些東西，這是契機的。現前實在找不到，那就找從前的，從前裡面最好舉什麼？舉歷史裡頭有記載的，正史裡頭有記載的，從前人已經給我們編輯了，《歷史感應統記》。我們去查《二十五史》很麻煩，太多，到哪查去？人家已經查好，一條一條摘錄下來，這些都是些典故，我們可以採取的信息。但是總不如現前的好，愈是現前本地的，那最好。這個是懂得這個原則。

好，我們再看下面。這個講演，此地講學術跟通俗，我們講經是屬於通俗講演。你們將來在外面，人家請你們講開示，也是講通俗講演。通俗講演稱之為大講演，是最難的講演，聽眾裡頭有學者、有博士，還有不認識字的，還有沒有念過書的，統統集合在一塊，你講，都要能叫他得利益，這很困難，不是一個容易事情。那學術講演，學校老師教課，他一般程度整齊的，那好講。所以這是最

難講，最不容易講的，所以他這個講的內容一定是多方面的，而不是一方面，裡頭有淺、有深，摻雜在一起，能叫一切根性的人都能夠得利益。所以這是我們一定要懂得，這不是普通的講演，不要把它看輕了，通俗大概是沒有什麼了不起。大講演，這是最困難的，專家學者這是做不到的，他們往往講太深，中下根性就沒有辦法得益。公案、故事、因緣這一段裡頭都包括了，雖然說個故事，都包括了。特別是在對初學，聽眾裡頭多半屬於初學的，這就很有必要。但是這些東西一定要事先有準備，要有很妥善的穿插。穿插，這就是屬於學問，技巧，要避免喧賓奪主。穿插公案、因緣、故事是什麼？是調和枯燥，這個目的一達到了，大家精神馬上一振作，就要收場，不能再講下去。我一個一個連下去，你講經一個小時，講故事佔了四十分鐘，這叫喧賓奪主，決定不可以的。所以公案、故事、因緣的穿插，在整個你的講演當中，最理想的，佔十分之一的時間。你譬如我們一個小時的講演，可以叫它佔五分鐘的時間，五、六分鐘，不可以佔多。佔多的時候，人家是來聽你講經的，不是來聽你講故事的。

有一些不擅講經的，比如《彌陀經》，《彌陀經》前面十六尊者，講十六段好長的故事，一次還講不完，還要到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後來沒有人來聽經了，為什麼？人家來聽經，不是來聽故事的。所以是偶爾點到為止。但是十六尊者的這些公案，我們自己不能不知道，自己一定要曉得，要有人問起來，不能說答不出來，一定要知道這些公案、因緣。所以你看作註解的人，有很多把它註得很清楚，那是應當的，註解是提供講經的人參考資料。所以參考資料一定要豐富，在講台上你可不能全搬出來，要懂得這個道理，要會運用。所以這些東西是點到為止，看到大家聽經要打瞌睡了，精神提不起來，穿插一個公案、故事、因緣，所穿插一定與本經宗旨要相

應，使他聽了之後能夠精神振奮一下，然後接著再講經，這個是穿插用意之所在，必須要明瞭。

我想這段文，大概也沒有問題。超戒師也講得很清楚。再看底下。

好，這一段，應該沒有什麼問題。

大家在佛經裡面常常看到，你看佛經，一般經典裡面都摻雜有偈頌。偈頌的目的，多半屬於重頌，因為講經跟學校上課不一樣，學校上課有一定的時間，有固定的學生，他到時候一定要到；而佛法裡面講經，雖然定的有時間，可是聽眾有先來後到，並不一定遵守時間來的。所以佛很慈悲，對於後來的這些人，那前面所講的總不能再重複為他再講一遍。如果不替他講又對不起他，他很熱心的到這個地方來聽經，你叫他前面沒聽到，這也不好。那用什麼方法？用偈頌的方法，這個是簡簡單單把前面所說的重新再說一遍。這樣說的時候，前面聽的人也不以為累贅。所以偈頌，一個是加深印象，便於記憶；另外一個就是給後來的，前面沒有聽到的，讓他也能夠聽一個完整的意思，所以它有這兩個目的在，佛經裡面偈頌就特別之多。另外還有一個意思，前面所說的還需要補充的，那就是屬於孤起頌，這個並不很多，我們在經典裡面也常常能看到。有幾首、有幾句前面沒說的，那這一類的屬於孤起，補充前面長行之不足，長行有未竟的意思，用這方法來補充。所以這個方法在經典裡面運用得非常巧妙，細尋經文就不難而知，我們從這個地方去學習。

這一小段文字並不多，如果除了註解之外，只有三行半的樣子，文字不多，非常的簡潔，也很容易懂，並不困難。大家看看還有沒有問題？

今天時間到了，要沒有問題的話，明天我們從「全篇結構」，

預備到五十三面「開講以前」，能夠把底下這一段都準備完就最好了。準備到五十五面就更好了，因為它下面這些「講態儀式」很好懂，這個不困難。

學生：為什麼講經的時候坐在上面不敢動？

老和尚：沒有叫你不動，你不敢動，那不就變成太呆板了嗎？所以說還是要叫你動的，但是動是莊重裡面有活潑。動不起來？所以你看看釋迦牟尼佛在楞嚴會上不是也是動嗎？舉拳，他也有動作的。所以講台是很活潑的，前面都講過。莊重，因為這是宣揚正法，動作裡頭，就活潑裡面要莊重，這一點很重要。

學生：那天您講一切智智，哪個是根本智，哪個是後得智？

老和尚：在一切智智，這前面這個智是根本智，後面這個智是後得智，就是前面是根本，後面是你應用。這個在經文上常常可以看到。

學生：根本智是講體，後得智是講用。

老和尚：對，後得智講用，後得智是權智，根本智就實智，也叫實智、權智。根本智是無知，對！般若無知，後得智是無所不知，所以你應用的時候是無所不知；不應用的時候，心地清清淨淨，一切清楚，一切明瞭，那就是根本智。不是不明瞭，你眼看得很清楚，耳聽得很清楚，六根接觸都很清楚，可是你沒有生分別，你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那就是根本智。

學生：所以它這個體用？

對，體用，你那個用一定從體生的，你沒有體哪有用！但是你要跟人家講解的時候，那你就有分別，又有執著了，那是體用。因為你要是沒有分別、沒有執著，你講什麼？一句話也講不出來。必須隨眾生的分別而分別，隨眾生的執著而執著，自己決定沒有分別執著，是隨眾生的分別執著，所以它叫智。如果自己有執著、有分

別，那就不叫智，智就沒有，那叫世智辯聰。這個是佛法跟世法差別的地方，就是佛菩薩他是隨順眾生的，他自己確確實實沒有分別執著；世間人他決定是有分別執著，所以他不講這個智慧。

學生：老法師，四十八願裡面講極樂國土。

老和尚：每一條裡面都有漏盡通，如果沒有漏盡通，那些東西怎麼能顯示得出來？六通裡面，漏盡通是根本。如果沒有漏盡通，他的天眼通怎麼能夠洞視？他的天耳通，怎麼能夠徹聽？你看看阿羅漢證得漏盡通，那個漏盡通是小的漏盡通，不是大的，不是究竟根本的，因為他所破的那個無明煩惱就是十二因緣裡面的無明，十二因緣裡面第一條無明是枝末無明，不是根本無明。所以緣覺跟聲聞破的無明是十二因緣上的那個無明，枝葉無明，那個是六道輪迴的生死根本，不是根本的。根本無明是十法界的那個佛，十法界第一個是佛，佛還沒破，破那個才超越十法界，才契入到一真法界，你才曉得阿羅漢他那個神通不大。所以一般講阿羅漢的天眼、天耳、宿命的的能力，只到五百世。西方極樂世界，是徹聽、洞視盡虛空遍法界，你想想看，他要沒有漏盡通，那怎麼行？可是文上不能寫漏盡通，為什麼不能寫漏盡通？因為他的能力是阿彌陀佛本願加持的，不是你自己。我帶業往生，一品煩惱沒破，到那個地方去，那個能力就跟八地菩薩一樣，那是佛加持的，不是自己能力。自己真的到那個地步，那漏盡通就可以明寫了，它裡頭有這個意思在。他的能力超過阿羅漢、辟支佛那不曉得多少倍，這在經文上都明白告訴我們。這它的意思很深。

學生：老法師，知道這樣怎麼樣講演，好像把自己綑綁，愈緊張就愈緊張。

老和尚：對，不錯，我們大家都看到了。這個原因在哪裡？你看，你們現在的能力的確是進步，你們已經會批評了。你們會批評

別人，可是上台就不行了，你們做講評都好手，可是自己上台的時候又毛病百出了。原因就在多練習，練習得不夠，觀摩、實習，這個要很長的時間，這個老師沒辦法。老師只能教方圓，只能教規矩，不能教你巧，這個巧是要自己功夫磨練出來的，一定要依照這個方法去修學，決定不能離開方法，離開方法，那後面就一團糟。一定不要離開方法，從方法裡面出巧妙，巧妙又不離方法，這是高手。你看他不管怎麼說法，你仔細去聽，他不離方法，不離規矩，這個就是好手。

學生：老法師教我們《華嚴經》的科判。

老和尚：《華嚴經》？《華嚴經》科判那是清涼大師的。這個要看因緣，看看將來有沒有這個機緣，我們很希望有這麼一天來研究《華嚴經》，的確《華嚴經》上奠下這個基礎，那是整個佛法，大小乘可以說你全部都貫通。這個工作大概要四年到五年，是非常值得的，就像我們這樣一班研究討論，這一部《華嚴經》從頭到尾，那很有趣味。這是大事，這個歷史上凡是講《華嚴經》，在歷史上都有記載，那是佛家的第一樁大事，無比的殊勝。講其他的經，沒有人給你在歷史上記載，講《華嚴》有記載的。

好，沒有事我們就下課。